

貢禮部玩齋集卷之十

宛陵貢賡泰著

會稽沈性編

墓誌銘

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輝字文大本大原人世以武勇顯曾大父宏祖
襲爵為金山西四路都萬戶國家既平河東詔徙太
原十大家于河南始為汴人大父祐峻直不阿哈刺
洪劉侯嘗請參謀其軍事每指語僚屬曰此山西將
家子不可犯也世祖皇帝在藩邸以南征還過汴因

得上謁將大用俄遇疾卒父汝舟讀書通周易嘗遇
異人授以皇極數學遂決意不仕自號夷門老人以
君官餘姚贈文林郎南陽府內鄉縣尹妣羅氏孔氏
皆贈宜人君豐儀美髯論議慷慨自幼端重不戲父
喪能哭泣躄踊如成人他日昆弟以分財致訟君獨
置不取奉太夫人孔氏別居棗林之南莊且日就其
兄文振與姊婿陳子中學焉久而家益貧念無以爲
養因教授其鄉終日危坐顏色毅然諸生進退悉就
規矩時人已謂夷門有子矣河南廉訪司聞之交辟
爲吏適廣西檄先至君曰此必有知我者遂就辟會

中使至宣詔百官跪拜聽讀畢復出帝師旨令具如
儀君曰此人臣事主上禮不可使者怫然怒去人皆
悚懼已而聞湖南北皆如君言臺臣嘉之遣酒饌慰
勞部使者部使者首舉酒醕君曰微文大幾辱我君
嘗以邊事馳白御史臺大夫阿思蘭少許可一見特
稱異之未幾轉湖南宣慰司令史復調廣西賊犯臨
桂義寧從副元帥吉刺實思出師討捕審察形勢綜
理兵政大捷以還因手書征徭事宜一編上之明年
賊復至君以疾不得行兵遂敗主將皆被殺衆益贖
君才辟椽湖廣行中書省尋椽江南行御史臺及格

除文林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君則東西道涂七十餘里橋梁數十里皆治使完整夷好時州民朱氏子以分地奪於強宗僧善能以侵疆壓於豪民皆數十年不能決者君一旦決之由是他縣獄有疑郡輒移君讞山陰陳壽二私塩事覺殺其幼子以詆官兵嵎縣屠禮二妻爲外家誘賣而蔽於富人新昌夏子興思罪自毒誣有司掠死案牘參錯歲久無驗君片言之間莫不引伏郡中號稱神明禮兩侍郎泰不華來守越首正經界請君計事君曰寬容慎密民必輸情而盡實嚴急苛暴人刑畏罪而生姦守大喜曰

得之矣遂以州委君君領檄即出宿官廨執事者持文書環左右常千餘人日唯一起居太夫人還坐夜分猶報朱墨稽勾不絕疲精竭神鬢髮皆白既代二年而後成爲田五十五萬三千七百畝田一區印署盈尺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三千有奇蓋之爲流水冊次之爲魚鱗圖類之爲堯率簿第其高下而差徭之謂之鼠尾冊又總凡六千二百五十詭名自陳而得實者六千七百餘晦站戶旣迷而得復者一萬一千二百二十畝因而息訟者七十餘家網舉目張秩然不紊行之數年庶訪使董公用其法

頽之屬郡於是浙以東人無大小頽劉侯不絕口矣始君之承命於守也貧民大悅富者咸戚戚不樂觀罷其事君卜之神不吉曰吾知恤民而已焉得聽命於神乃移植小栢于治事之庭祝曰事成否當於栢榮悴占之屬時亢旱而栢鬱然以茂後人愛之如甘棠遂名其堂爲瑞栢學士大夫多詠歌以頌美之行省行御史臺爲君才當被顯擢累上其功不報久之以選授儒林郎松江府上海縣尹縣在東海之濱其民多豪強輕於犯法所謂三甲五甲嘗再挺爲亂尤號難治歲輸粟三十萬石而宋季公田曹氏湖田有

重租耗民多閉償中產之家歲一當徭即破蕩無幾姦吏乘之後瀆大壞君始至嘆曰何以使吾民至此極也因出藍田呂氏鄉約朔望率父老子弟會坐學宮講行之升降揖拜彬彬禮讓皆樂生自愛交相勸戒莫違君令而君亦知其民之可使也迺令自議其力而定其後之下上初後田四十八萬餘畝後逸其半不數月悉復其舊且長人高昌二鄉土宜豆麥而使輸秬稻民甚苦焉前丞鄧某力言之雖幸改科而江淮財賦猶徵不已君具白大府得如請而向之所謂重困吾民者亦會詔免於是民始無愁苦嗟嘆之

聲矣他如學校課講勸懲之篤常平義倉歛散之宜
舍館津梁斥侯之治賓燕禱祠迎送之謹凡其職分
之當爲者莫不盡心而効力焉居歲餘有太夫人之
喪號慟幾絕縣人爲之罷市兩甲民嘗以頑犢被罪
者亦拜哭來祭却之則更哭曰我小人幸教我得爲
良民今見拒甚是終絕我也君察其誠進之復叩頭
謝去君欲奉柩歸河南過道梗不果邦人士遂相率
入錢買地緡葬于千山壽安寺之東岡復祠君象於
肇嘉浜之普濟寺踰年除奉訓大夫戶部主事不赴
御史臺以江淮盜起且遣使請君問計亦不赴終喪

改知紹興路餘姚州事命下之日州民喜相告曰我
侯復來矣老幼扶携絕江迎謁者相屬於道旣視事
得未疾民之禱祠候問者日數百人病久不差遂授
牒致其仕將歸休太夫人之墓廬州人士流涕持不
可逾旬病革且瞑猶瞪目曰吾志未嘗不在餘姚今
若此吾其負吾民矣言訖奄然而逝至正十二年九
月二十有四日也享年六十一明年夏六月廿六日
附于太夫人墓左娶汜水陳氏封宜人有淑德子三
人長俊民博學能文章次天民次靖民皆脩謹善學
女三人長適衢州路江山縣尹濟南魏邦凱次適湖

北廡訪司書吏許州左孟澍次適燕人孫鎮兩淮轉
運鹽使司副使守謙之子也君平居服食儉素而賓
客造謁必盡醉極歡乃已出入戶庭不失分寸之度
少暇卽屏居默坐意度深遠莫窺其際每語學者曰
朱子小學一書魯齋教人心法也人能熟讀自足循
序而進不爾雖讀萬卷書亦奚益哉君所至務以德
教化民轉譬曲喻不施鞭朴而人自畏服設有呼召
具揭姓名門屏間皆至如期與同列論政不直輒辯
容力爭如仇事已則翕翕和好不啻兄弟骨肉然間
出在外書問太夫人無恙外未嘗及家事嗚呼君歷

掾臺省不爲不遇所至公卿大臣爭相推挽御史部
使者章瀉累數十人不爲無相知者然卒不能盡君
之用以展君之才使回翔州縣陸沉下僚以死獨非
命哉昔昔京之爲紹興理官甚幸與君同事及校文
江浙則君職受卷故相好爲厚比來吳中又得太常
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翥
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爲甚信因俊民之請銘
用不須辭銘曰

墨屏暉 輒秩何超也魁壘卓犖泪下僚也衆皆踴躍
獨儻備也劇忠砥孝玉雪標也規仁矩義化旋焱也

往者作則來者教也庶用弗張聞孔昭也匪嗇其醜
裔之紹也琢石刻文示不泯也

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潘積中墓誌銘

華亭潘叔寬間携其孫立本泣拜請曰洪止一子世
英爲福建道都元帥府奏差不幸死於盜此其孤也
先生辱賜之銘則世英爲不死矣余鄉使過吳聞吳
人多稱望雲翁讀書有隱德又數見其歌詩及是乃
知望雲爲叔寬遂不復辭按狀君字積中幼機敏姆
抱侍父側聞人議論輒解意少長強力學問尤喜讀
史或遇悖逆不平則切齒怒罵如身當其時叔寬治

家嚴雖一子顏色不少借君亦朝夕應接無子弟過
或勸爲吏曰吏治文書刻深不可爲儒官則又曰有
師道焉非吾職也久之始用御史薦隨牒至閩南會
早方雨副師伯顏令賦喜雨詩操筆立就僉憲馬本
初聞之亦試以鏡中梅花詞意清婉尤稱賞之遂得
補用君喜曰是役雖微將命往來庶可行吾志乎閩
去大府遠驛傳尤苦使者暴橫食饜猶榜吏必愜所
需乃去君數往來一無所取他日中使至驛驛吏具
白故獨無君名府中咸稱之故凡有遣必先君汀寇
林頑斷官道棘盜場煽毒齊民君悉釋其誅誤復業

者一千三十戶興化賊陳君信起僑游鈞結洞獠大掠遂陷城邑帥府分遣經歷高本道督捕選君從行初官軍以斬首差次論賞致有戮平民以爲功者君力爭曰賊強民苦脅從非本心也且多殺徒堅賊心請往喻之高君問從兵當用幾何君曰吾行布宣天子威命在德不在力也即單騎直抵賊壘反覆慰喻皆感泣縛其渠魁以降復業者一千五百戶父老鄭天錫儒生洪希文率衆上書請晉爲令蒲田縣民董安亦以君行境無擾請如僑游郡監佐爭詣大府白狀留贊郡事帥府錄其功上之中書省憲府覈其實

上御史臺且移浙東僉憲王公復驗事旣顯白父皆不報或謂功多賞後無以示激勸君曰小臣盡職人不知固當初江淮賊起分兵守關君實董之左丞老老鎮江東遣使起關上兵使者露刃引弓以威脅君君曰吾受命守關兵一轉足則閩危矣且軍中知有元帥令不知左丞檄也使者厲聲曰汝不畏死耶君張髯引頸曰誠不畏頭可與兵不可與使者還白左丞嘆異久之海寇作諸郡分募海舟興化戶居多君比行吏前縱豪家巨艦匿海島悉以小漁船應命君立賞使首實得大舶二百艘餘盡免放泉舊有水

議者慮爲寇利遣軍督塞之商船貧於私稅奸黨相和咸言不便且密賂君求免君曰水門塞誠非若等利不塞寇由此入焚室廬掠婦女寶貨若等獨得安乎門塞泉果無虞胡兵戍泉者以糧絕致變郡吏多被賊辱望見君曰潘奏差在僊游嘗善遇我不汝害也城福州吏私官錢輒取人墓石莫敢訕何君行誠城見石刻某氏者問吏具服盡以石歸之民益感悅君行事寬厚大率類此福寧州餘寇未平復至同安募義兵航海會捕有報安溪賊已昨縣境君益治兵弗爲動後五日賊突入縣解君坐不起手刃罵賊不

絕口遂遇害至正甲午六月三日也年三十三後若干月以其遺歸祔于千山望雲臺先墓之側娶瞿氏先十年卒再娶王氏子一人即立本瞿出也端謹善學克世其家余聞爵不稱德者其後必大若其不在茲乎銘曰
死也爲君生也爲親死安於生寧殺其身嗚呼小臣而克成仁墓祠適新昭茲刻文

義士周光遠墓誌銘

周君諱顯字光遠世居華亭之千山曾祖楫祖恕父文仲皆不仕君少負奇氣美風度涉獵經史間喜神

僊道士之學遊龍虎山禮天師因給事其府久之慨然曰吾以孤身遠去父母將誰養乎遂謝歸踰年而丁父憂哀毀骨立葬祭有禮三年不與燕樂鄉里咸稱周氏有子矣君既終喪益自樹立養母孫氏尤謹君所居里歲輸官租四萬石其民困於重斂前多負逋慢期君具爲約遂無敢後者縣令柴君詣府白事張侯頌問曰汝何以使民皆信從耶令曰此縣民周光遠教我也會大水侯思吏雜署灾狀無所徵驗密語君且報盡得虛實部使者復囑信侯益賢之其秋民大飢君盡出積粟賑其鄉人活數千人法當補官

竟辭不就兩浙鹽運司更定各場鹽戶運使張士瞻至府聞君名召至幕下與計事差次下上無不合意延祐初詔遣平章章閻經理江浙田土令行急趣使者悉召諸有田家詣庭下盛氣臨之人人皆駭懼失色莫敢仰視君徐進曰明公不欺說敢欺公愿少假辭色使計自盡則民信田無不實矣使者雖悍暴亦嘖嘖稱善不已江南制行已銀法省檄已下府君謂銀非土產一受命則民困極矣率父老擁使者泣拜使者感動爲白相府會詔罷而止朝廷購銅爲佛像府將分科吏並緣爲市君復率市民力爭之亦得免

吳松江故道塞水溢諸郡詔所司開浚御史臺分官
督視羨事范君素知君才請問方畧君取方尺紙爲
圖指畫形勢甚悉畢事御史舉酒勞曰是後也爾與
有力焉先是府監守性緩急不同少忤即推案上馬
去會宣撫使行郡有奸民投間各爲給狀訴二侯受
賄不法爭下嘉興守杜侯覆治君曰父母有過子當
刃諫今侯以論政不合使姦民迎合詆誣而吾徒坐
視不顧設不辛中計柰何遂趨二侯備論所以皆感
悟痛自責相好如社稷侯聞之亦抵奸民罪君平居
如無能者及問義則奮不顧事長好恂恂惟謹弟昌

先君十三年卒撫其孤如已子交朋友接媼族御奴
隸內外各愜其意鄉里子弟有失學者則聘名師教
之故人皆彬彬興於禮讓或有小過更相勸曰周君
聞之得無不我直乎於是義聲日起而上下翕然稱
譽不絕口矣君嘗以捕蝗跣涉得軟脚病徃徃而劇
泰定二年十二月廿一日竟以是疾卒享年四十八
明年某月日葬于所居山之北麓娶同郡張氏有淑
德子二人瑾璵皆績學踵行克世其家孫三人同生
德生道生至正甲午余以使過吳會時君卒已廿九
年而瑾死亦四年矣璵走謁泣拜以郡人王澤狀請

銘迺畧其文而銘之曰

聞義而勇不謀於人好仁而公不私其身江流旣清
原田旣均惇惇匹夫與有令聞孰食其報在子與孫
元故朱君拱之墓誌銘

君諱柯字拱之朱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某始自建
寧徙居華亭君幼穎悟姆抱侍父側聞人語即解意
與群兒嬉戲常莊坐如成人旣冠益勇於學日取論
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禮記各誦數百過遇有疑輒從
先生長者質問辯析必得其義乃已夜則編閱諸史
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飢渴君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

雖終日歡洽未嘗有違禮故居家庭接賓友處鄉黨
遇嫻族無大小䟽戚皆畏而愛之里中事有不直悉
詣君取決君出片言折之亡不各當其意間有歎於
心者即退自省曰某等不才慎勿令朱君知也君家
無餘財而好周人之急甚者罄所與無吝色君嘗謂
士不通經不足爲學故其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
有禮節君性雅曠嗜閑靜晚益治圃於居之西鑿池
疊石築堂其上曰時春構亭左右周以花竹風晨月
夕則巾車盡觴飲酒賦詩或緩歌長吟或投壺彈棊
解衣屣蹟諧笑終日仰天長吁人莫窺其際也至正

三年冬十月感微疾飲食卧起如平時十二月五日
召其所親愛者語至夜半曰吾與君等別矣遂翛然
而逝年四十有七娶孫氏子男三人長靈次熙次双
驢女二人孫男一人回孫以是月廿四日辛酉葬于
白之原既十有五年矣其子熙以鄉先生沈存狀來
請銘銘曰

紫陽蒼蒼道久彌光葉大枝蕃散于四方華亭之裔
適當四世潛德弗庸蔚有奇氣如彼懶惰弗棟弗梁
如彼倚桐弗微弗張天賦之秀宜畀之厚胡嗇其祿
復禡其壽子孫誥誥戩戩爾臻我銘有徵視此刻文

貞素先生墓誌銘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曹氏卒踰
月巳酉葬于脩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
系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
銘敢以其孫於菟請師泰游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
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世有
諱霽者在唐中葉自閩之霍童山徙居溫之許峰沒
而為神有驅厲捍患之功祀久不絕其族益蕃衍若
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
孫景脩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脩生某某生從龍從

事卽監行在省倉從龍生潤之承信卽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於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蚤孤鞠於母謝氏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悟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某公鑿吳淞江先生以榮從行功居多德戊戌庸田使柳公行水復獻填闕成隄之法公甚德之己亥丁母艱哀毀盡禮服除以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王侯鉅公多折與之交章辟屢上先生悉辭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齷齷求官者比耶卽

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庭戶尤喜黃老氏之學扁其居曰常清淨曰窪盈曰厚坐曰古齊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晚益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卽悞歌江左諸賢詩詞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內履愿交平居於媼族鄉黨調恤惟恐後尤篤於友義若文士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飲食之死則爲治喪葬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仲弘爲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

猶杖屨問里間鄉人士愛敬之皆迎謁環擁欣欣有
喜色牟公成甫嘗稱其志尚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
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亦謂其尚氣義樂閒退皆足
以知先生矣天人河內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
保諱曾伯之曾孫先二十年卒子南永柳州路馬平
縣都博鎮巡檢女五人長適上海瞿天祐早卒繼室
以季女次適嘉定高伯顏次適常德路達魯花赤火
魯忽反封大興縣君次適同里陸泳孫男三人長駟
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二人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爲宗曰閩曰甌自南徂東有偉先生

凜焉高風遐觀閑步玄館儒宮既介而通亦嗇而豐
不倚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心中冲其容采山薇蕨
涉水芙蓉菱歌忽斷五湖三江有次其藏琢石穹窿
謚私而公靖節文中

元故處士夏君墓誌銘

華亭夏處士諱濟字景深其先自彬以上居湖州之
長興彬生杞與椿始占籍爲邑人至元丙子天兵南
下游軍狗郡邑急繫華亭杞能率衆內附以功署其
邑宰而椿遂不復仕居家治生產以志行自高急人
之難如梶頭日創義塾教鄉人子弟出見津梁道路

有不治輒治之歲庚寅丙午之飢出粟活人甚衆事
聞旌其門曰義士義士生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玉泉
場監運世澤涉獵經史個儻負才初為嘉興瞰浦稅
使征商有法轉杭州獄丞多平反處士寔監運子也
處士始生之夕監運夢僧持錫鉢坐堂上伏貌甚偉
心異之覺而得處士幼機悟異常兒稍長讀書通大
義不事章句居常慨然曰士生天壤間能行已惠人
足矣亦何必居官為政哉於是深自刻厲課童樹桑
種果力耕作謹儲蓄義而家益饒衣止大帛食無蕪
味朝作暮息未嘗一日侈然自放見粒米寸帛棄道

上輒蹴額不樂遇斷梗浮苴即親持以歸鴨鷄羊

乏畜非資祭不妄殺其存心愛物如此而好善樂施

雖累千金弗靳也至正丙戌郡城火延亂居宅廢士

抱神主祭器去因輒嘆先祖以義名門今將營居室

願里中纍纍露處於情獨能已乎乃函發廩以濟災

者復曰義塾先志所存尤不可後也更即故址大作

新之殿堂門廡弘麗邃嚴中像燕居傍列配從尊壘

爵洗之器皆範金而為之聘名師設教如初遠方貧

而來者給筆札衣食朔望率諸生行舍菜禮彬彬揖

讓視昔加盛焉立義庄以贍父母妻三俸月給米鈔

歲給布帛冠婚喪祭助各有差人有病者施以善藥
死無歛者櫛而歸之郡環水皆橋梁多處士創大者
資鉅萬若渠堰道路官寺與允後於公上者亦無不
力先之東嶽祠歲久就地間過而見之曰吾施於人
或庶幾矣神其可緩乎迺建大殿堂廡闢東西門中
甃露臺周繚以垣像繪之設穆穆乎其有容民吏禱
禳者始有所嚮矣處士天性孝友執親之喪哀毀盡
禮歲時祭祀設父母遺像奠哭姑如喪時凡某卒撫
其子若孫猶已出奉幼姑甚謹厚 素以嫁之居家
嚴遇子孫不少假顏色與人交無妄言久而益敬晚

頗好浮屠學創萬竹山房居禪衲爲方外交又築堂
于屋舍西偏曰愛閑蓄古法書名畫周彝漢鼎其中
日從賓朋觴詠以相娛樂乙未冬十月朔某日語家
人曰今年六十有三吾當歸老萬竹矣乙巳疾作命
子孫治後事正坐翛然而逝容貌三日不變處士生
之年爲至元癸巳月爲丁酉日爲壬子以卒之年十
二月庚午葬于縣西集賢卿集賢涇先塋之側夫人
呂氏有淑行子男三人長文舉次文彥忠翊校尉紹
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次文德孫男五人願蒙益大有
中孚女三人孟貞適俞珊竹台安貞適陸鑄皆仕族

居貞幼旣葬之四年其孤某以士人陳亨道狀泣拜請曰昔曾大父之歿巴西鄧先生爲之銘今我先人卒葬已久宜銘者非先生乎銘曰

維富與義訖克取而比維處與出不可操而一發于身不靳于人晦于時不憚于施維墓有刻式昭爾德

湖州路儒學正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著字澤民其先大梁人幾世祖樞官至某處提刑扈宋南來生子振仕通判累贈朝請大夫始占藉嘉興焉振生行恕以父澤入官後知寧國縣行恕生誨入國朝以選教授郡儒學晦生達嘗長幕涇縣

達生四子長應同韶州路經歷次應定饒州路儒學教授次亨衢次即君也君八歲失父鞠於經歷君旣長使習吏事曰吾家世業儒吏非吾習也遂從仲兄偕受易書於竹岡葉先生先生歿再從吳朝陽氏授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已而嘆曰是果足以發吾志邪遂北走京師游於公卿論議英發聞者莫不聳敬時大臣有羅致館下者其勢熾熏灼不喜人忤意獨直君言數引薦之久而益驕縱云顧藉君曰太橫弗去將及於禍遂拂衣歸翰林學士黃潛卿禮部尚書王師魯國子監丞陳衆仲及在朝

名臣相率爲歌詩以壯其行既至杭丞相府以常
選俾錄廣德儒學三年士論歸之改諭銅陵銅陵阻
山帶江地僻陋學校久廢不治君至則葺宇舍築垣
墻創彌高亭延名師碩儒以教子弟踰年以內艱去
居喪悉遵朱子家禮屏浮屠不用郡人贖之服除調
烏程始學田不滿百而饒士常數十不給則往往貸
諸人君曰茲大縣不當爾乃率好義者益買田二百
畝建尊經閣大作新之平章三旦八公莖師吳興察
君材署郡幕府力辭因留正郡學其講道設教悉取
去安定胡先生學者翕然向風是歲貢春官者四人

一時得士之盛東南諸郡莫之先也既伐辟浙東元
帥府史君辭不獲至則歷陳軍政得失時雖不能盡
用而用輒便於民凡遣兵餽糧幾數十萬亡敢慢期
者於是府中諸史皆嘆服潘君爲不可及君間使海
寧行御史堂方留爲掾檄至而君已病暑暴卒矣君
學有源委善歌詩屬文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
微旨甚悉事毋舒氏周氏克盡孝其兄經歷死養嫂
氏撫諸姪曲盡其道處宗姻以睦遇僮僕以恩性不
嗜飲而客至必盡歡乃已平居恂恂若不能言遇事
則奮然不顧嗚呼君負才氣倜儻若此自謂功名可

以立談恥乃今迴翔偃蹇沉滯下寮終不得一展其志亦可悲矣雖然孝友行於家忠信施於人以布衣而傲睨王侯之間生有令聞死克善終又何憾耶君生於至大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十八年六月一日夫人石氏有賢行先君兩月卒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合葬於海寧州彭坡之原子男三人長興仁次興宗次興祖女一人尚幼予以總漕闕南道出海上興仁數過予泣拜求誌其父墓及還至杭則猶請不已遂爲銘曰

君才黼黻標玉雪詭儷其華疇比絜履斯爲順施可
烈士以璋合環以玦異角之全齒足缺紹光越景困
羈紲彭湖渤滴山截障墓門饒珉堅媿鐵吁嗟潘君
名不滅

孫元實墓誌銘

千山之陽泖水之濱有隱君子曰孫元實諱華號果
育齋其先出吳長沙桓王富春人也十世祖德脩唐
季爲侍御史遭亂避地求嘉始爲求嘉人曾祖夔宋
郡馬娶趙氏父處仁娶朱氏來松江生二子又爲松
江人君生之夕母夫人夢一道士豐儀美髯長揖而
進曰欲得托身夫人家可乎覺而得君領下猶有髯

在君幼穎悟異常見授之書隨口成誦年十三肄業
郡庠時翰林學士張周卿方出爲守朔旦課諸生春
陰詩右操筆立就其結句云柳花只在斜陽外不肯
分明過小橋守大稱賞之及長通經考史於百家諸
子無不考覽尤好岐黃氏之學常畜善藥遇人疾病
雖小家亦往治之巨室貴人禮一不謹餽以千金
終不肯一顧三薦爲醫學教授皆不赴未幾有旨待
詔尚方以母老力辭江浙左丞張公某論君才行卓
異不當流爲醫請署史庸田又不就與母同第居內
外無間言既死撫其二子皆使有成君好脩潔載折

角巾衣鶴氅衣望山臨水步趨脩然或着紫絁袍
帶佩玉騎馬行市中人爭隨觀之年幾八十而肌膚
猶若冰雪其所爲詩歌流麗清遠意出天巧絕類王
維孟浩然所居闢小閣中列古彝鼎法書名畫焚香
靜坐終日書非佳墨熟紙不作飲饌非精潔不食士
非賢不與之交也君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至正
十八年六月一日將以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
之脩竹鄉居里之傍娶林氏生三子長程廣德路建
平縣儒學教諭先卒次穆次積女三人其長二人未
行次適華亭周璵孫男二女四至王丙申秋予客華

亭一見如平生歡間握手語予曰不意離亂中得與
公遇我死公能銘我墓乎明年秋予將使閩廣積衰
經走錢唐泣拜請曰先君死將瞑猶顧積言銘我者
非貢公不可君言若此銘其可辭銘曰
珠玉雖瓏不掩乎水碧空青鸞鳳雖靈不嫌乎鷗鷺
潔清吾於華亭得見斯人

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

伯丘君墓誌銘

至正十八年秋詔遣使經畧江南明年春論次東藩
之有功者上之朝於是江浙行省理問官丘楠進階

朝列大夫父世榮贈奉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理
問官樂清縣男再贈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
都元帥府事上騎都尉河南郡伯母黃氏項氏並河
南郡君旣受命適予使過海上楠以福建行省都事
某狀來乞銘按狀宣慰君字仁里其先福州人五代
末因避亂徙居永嘉平陽州之儒立里曾祖某祖某
故不仕父慶祖承務郎漳州路總管府判官君儀觀
竒偉性倜儻少孤能自樹立讀書涉大義事毋吳夫
人孝二弟如山富孫皆幼君善撫教之及長慨然曰
世多以分財傷骨肉義吾不忍爲也盡以先人田宅

遺二弟別築室以奉吳夫人夫人有母馮年老養不
給心甚憂之君察其意即迎奉以終其身嫁四妹皆
得所歸每傷幼喪其父觸事輒愴然與感因即近里
翔寺日報恩立祠其中買田度僧以共祠事君好善
樂施雖傾財無所靳急人難忘其身之危也人或
闕者出片言折之亡不憚解故鄉鄰事少不直輒相
告曰吾何爭質之丘君足矣君平居絕口不言人過
人有一善則嘖嘖稱道不已君生於至元某月某日
卒於元統甲戌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後三年
爲至元七年九月廿三日葬於前倉嶺薦壘鄉清華

山之原子男二人長杞早卒次楠由工部奏差從軍
有功累遷至今官能謹身持法以贊藩服人多賢之
女一人適温州錄事判官鄭先孫男二人聰生元童
女一人幼銘曰

於淑翻施孔周嗇其酬嗣茲顯被卹典羨則衍清華
其坎其宮昭令終

福建等處鹽運使司判官張君墓誌銘

浙東宣慰司都事舒莊狀其友張君元禮世次履歷
歸于於甬東慈濟寺之舍館曰莊與張君居同郡學
同師而又情相好而不幸死且葬矣墓未有銘敢以

其子椿請按狀君字仲和竹居其別號也世爲越州
宋寶祐間六世祖某徙明之奉化再遷而城居曾
大父焯大父均父文勝俱隱不任君幼而敏悟長好
讀書從鄉先生許山心授尚書累薦不第因授徒昌
之翁洲書院至順初陝西饑令民有能入粟者以
次受賞君聞之慨然曰古之人嘗有人粟致位公卿
者大吾何嫌顧吾行何如耳遂傾所貯入之官得蘆
花塲鹽司管勾旣視事知豪亭專務措尅貸私錢不
數月輒沒入人工本而塲官又用大量收民鹽取其
羨抵大家租小戶殊不聊生君嚴爲令禁止之課嘗

最於諸塲嘗遇早有司禱不應君齋潔祀神海上雨
立至秩滿調江西萬安縣灘頭巡檢先是寨兵豪猾
不用令稍忤即相率爲給狀排去之君居數歲帖然
化服大獠蕭八反番禺君以調從征多克捷大府上
其功未報會有遣解馬赴京師當大暑行數千里無
一死損歸代授進義副尉大嵩塲鹽司丞君至則政
益脩民用悅服乃出錢建嵩江書院聘名師訓其里
人朔望舍菜後升堂會諸生講論道德士民至今思
之歷兩考授保義副尉江浙省富藏庫使虔心庶平
其課自裕至正己丑春丁母夫人范氏憂居喪三年

未嘗出門戶晚築別墅於月湖之濱未幾政散武校尉
尉温州路都稅課司大使不赴歲笑已以昭信校尉
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致其仕一日願諸子
孫曰吾仕雖不顯幸無大過今老矣將闢義塾以教
鄉人子弟創義廩以食宗族之貧者汝能成吾志則
庶其無憾矣明年甲午正月十五日以疾卒又明年
正月甲申葬于郵縣陽堂鄉官棧之原君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至是壽七十三矣君天性孝輕財好施君
鄉黨恂恂有禮於諸子百家書無不博覽尤精於管
郭氏之學美池其生時所自營也娶高氏繼姚氏子
男二人長即椿次桂先卒女二人長舜英適郡人高
傳次舜華適上虞縣儒學教諭朱矩孫男四人熙慶
元路儒學錄次黨次薦次勳爲桂後嗚呼君子懷抱
才器猥居下寮不得一展所學以終其身而無怨言
固已難矣况能黽勉力行以求無愧於其職哉若張
君者謂之不賢可乎是宜銘銘曰

績學砥行維士選也陸沉委吏亦何愧也不愧其心
職之踐也雖嗇而豐胤方衍也築宮于嵩文教闡也
慶流蠡涌昭厥善也徵詞垂休視斯琢也

贈承直郎國子監丞節君墓誌銘

至正十九年冬予以總曹閩廣使過餘姚江浙行省
郎中劉君仁本張君啟原理問丘君楠皆乞銘其先
墓余旣辭不獲及至四明則員外郎鄭君文寶復以
福建行省都事高明狀來請其父贈國子監丞君銘
余方愧前所著文猝猝不暇擇今已治行其暇爲之
乎明日遣其弟守仁來請又明日監察御史周君蘄
亦以書來趣乃節其狀而叙之曰君諱應先字復古
其先爲閩著姓五代時以朱文進之亂始來天台三
世至承務郎維明遂築居黃岩之天長街傳八世至
琳有孝行通尚書登宋進士第於君爲曾大父琳生

世仁脩職卽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於君爲大父世
仁生希欽博學能文章彬州桂陽縣主簿累官宣義
卽則君父也宣義年五十生君君生十四年而宣義
卒母陳氏亦相繼沒君居喪能哀毀盡禮葬卽廬墓
讀書益刻志自樹然性好施有所積輒以予人凡宗
戚昏喪分財給助惟恐後歲丙午丁未大侵君與夫
人杜氏謀曰鄉里饑餓若此我輩不委溝壑足矣其
能坐視弗救乎乃傾粟以濟之未幾官行賑助法吏
知君力已竭將議免君曰前者私恩耳今法也其何
辭遂鬻資產以應令自是家日益廢所遺者書數千

卷爾然客至猶治酒殺燕飲無虛日重幣聘名師以教諸子嘗曰汝等能力學不失爲儒者貧庸何傷君平居行事務盡其心而已故雖不必人知而人亦未嘗不知君也君生於元貞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元統甲戌三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以其年十二月三日葬于方山壕麓祖塋之側葬二十年以文寶貴贈今官階承直郎杜氏贈恭人子男五人長天祐次即文寶次天偉次守仁游京師有詩名次文定女二人孫男十三人女五人鄭氏凡十一世皆葬于州之方山其庵曰奉思則扁于宋丞相謝深甫其片曰

孝義則杜清獻公範之所題也文寶復能以聰敏介資襄藩省以有卹恩何其世澤之甚遠耶銘曰方山如矩有堂有斧傳十一世維君之宇闕其幽光令德攸緒命自天錫爰作石語

黃詢饒墓誌銘

黃詢饒名寬福寧州翁潭里人也家世仕族有故譜載春申君歆至其大父汝慈凡三十餘世歷歷可考父芝生二子長容次詢饒也詢饒性耿介少知自重不妄與人交寡言力學累薦不第益刮劘爲古文家無倍石之儲而能怡其親友其兄故一州人皆高詢

饒行自以爲不及壬辰兵亂詢饒避迂他所及歸盡
夫其故業又連遭父母兄嫂之喪貧不克葬遂憂感
以卒實至正辛丑十二月某日也詢饒年四十四不
娶無後州人哀叅政聞而悲之曰吾州賴有黃先生
不幸絕矣我不爲之歛將何以慰其死而勸贖者乎
乃買地治葬于石壘之陽以明年六月甲申遷詢饒
柩并其四喪而合葬之於是州人士嘖嘖益贖詢饒
而義表君之爲也宣城貢師秦過其州詢饒友人陳
興祖張浩來求銘銘曰
命執使之窮身訖使之凶訖豐其行而嗇其逢訖茂

其初而遏其終謂天夢夢訖義其封

東陽曾君墓誌銘

連江縣東行五十里爲鑪峰又東十里至於海高者
垠嶠哈呀低者斥鹵沮洳民尚耕漁晁號窮僻予被
命北還道過其地見四人者素冠麻衣拱立道左問
之則東陽儒澤里曾氏子也旣止客舍則復拜曰勝
寺不肖不幸先君歿且葬矣惟是隱德下里名弗克
彰願得大人君子賜之銘庶歿存有榮耀焉謹以里
人林元亨狀請予哀其言之戚也乃爲次第其狀曰
曾氏之先浮光人自唐末避亂來居於是子孫世業

儒因名里儒澤君諱賢字希聖曾祖諱若晦宋儒林
即祖諱同父諱壽君生九歲喪父能自樹立事母以
孝稱久而家益裕君長身脩髯儀狀魁偉讀書脩行
居家庭有禮節遇宗族有恩義好施予耻言人之過
鄉校以教子弟之來學者鄰里事或不直得君片
言即謝去故一邑之人皆稱曾君曾君云君先娶黃
氏生二子長即勝次日廣再娶姚氏亦生二子曰回
忠既皆婚娶悉以田宅僮奴分遺之退居半山之
間日登高臨深賦詩飲酒以爲樂因自號半山君生
於至元戊戌六月十二日卒於至正辛丑八月十一

日春秋六十有四卒之日願謂諸子曰吾生承平晚
遭離亂今得正而斃焉幸矣汝等其慎自勉其冬十
一月庚申勝等奉柩合葬于里南夔山之原嗚呼海
濱窮僻之地君以善行拔出乎流俗而諸子又能不
沒其父名是宜銘銘曰

連江之濱東陽之溪有儒者族曾世其美曾君希聖
克紹其先馴行恭謹恂恂不愆俎豆其鄉弦歌其里
衆口一辭善譽滋起我行將北道止海隅君雖死矣
寔見諸孤倉皇留銘爲來者勸匪曾之私亦邑之憲
故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

史劉公壙誌銘

公諱貞字廷幹號晦叟本彭城人其五世祖諫諫生
昕皆以明經教授鄉里曾大父諱贇佐金末舉進士
監支桃園屯戍軍馬糧草使始居益都遂爲益都人
妣張氏大父諱份萊州判官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妣丁氏贈彭城郡夫人父諱
克誠累官南臺監察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彭城郡公以奇節聞天
下妣侯氏贈彭城郡夫人公魁碩負氣博覽經史善
書明律試江西浙東西三道廉訪司書吏更蔭補都